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二

闕澤儒學桓榮帝師

吳志闕澤字德潤究覽羣籍兼通歷數孫權拜爲太子太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後漢桓榮字春卿少習歐陽尙書世祖時爲太子太傅後拜爲太常顯宗卽位尊以師禮每大射養老禮畢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乃封榮爲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苟奪鳳池岑憂中書

晉荀勗字公曾武帝以公曾守尚書令公曾久在中
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賀之公曾曰奪
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 唐岑文本字景仁太宗時
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貴重位高
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

執刀孫婢讀書鄭奴

蜀志先主爲荊州牧孫權稍畏之以妹妻先主妹才
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
主每入中心常凜凜 世說鄭元家奴婢讀書元常
使一婢不稱旨將捷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着泥
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望

逢彼之怒

誠子如龍願兒師徐

後漢馬援字文淵爲伏波將軍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憂樂人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訖今季良尙未可知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魏志王昶字文舒明帝時爲揚烈嘗爲

書誠其子及其兄子曰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
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
人洪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
忽之如草吾所以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
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其道是務其
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欽之
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
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
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
恕推遜恭謙處不避涖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
之願兒子遵之

奕琛二方諸葛三國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尙書郎會罷秦王
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
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
乎終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
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
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三國時諸葛
瑾仕吳弟亮仕蜀俱有功從弟誕仕魏後以兵反見
誅時人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以此定其優劣云

陸遜調度荀攸策

吳志陸遜字伯言時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孫權命

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與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欲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誦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佳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逼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漂流屯江而下備大

慙恚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
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
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
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

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其名召與語大說曰公
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
師自初任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太祖
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評曰荀
攸素來筭無遺策其良平之亞歟

昭悲失屨犯哭棄席

賈誼書曰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失屨履已行

三十步而還取之左右口何惜此王曰楚國雖貧豈
愛一蹄屨哉悲不與之俱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
棄者 雜記晉文公至河席蓐蒞之咎犯哭曰席蓐
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哀

翟公交情孟嘗好客

史記太史公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
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題
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 史記田文齊封爲孟嘗君食客
數千人及見廢諸客皆去後召而復其相位孟嘗君
謂馮驩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客見文一日廢

皆背去莫顧文者今復位客亦何面目復見文乎馮
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願君遇客如
故孟嘗君曰敬從命矣

優孟諷諫那律直言

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
有愛馬死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不聽優孟
請以人君禮葬之彫玉爲棺文梓爲槨廟食太宰奉
以萬戶之邑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奈何優孟曰請以六畜葬
之以壙竈爲槨銅鬲爲棺葬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
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勝腸於是王乃以馬屬大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唐儒學傳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耶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

荀息諫晉子瑜諭權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于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轉十二博碁加九雞子於其上卽其碁子置下加雞子其上靈公曰危哉荀息曰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執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之鄰國謀議將興兵矣公乃壞臺 吳志諸葛瑾字子瑜爲孫權長史轉中司馬與權談說諫諭未嘗功愕微見風

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後官至大將軍

周顒葵蓼師正松泉

南史周顒爲齊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後爲始興王前軍咨議直侍殿省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唐隱逸傳潘師正爲道士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旣不乏矣帝尊異之年九十八卒

王言除劉張請誅安

晉記劉元海匈奴人齊王攸見之言於武帝曰陛下
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曰元海長者
渾爲君王保明之至惠帝時元海果爲亂僭位遂號
前趙 唐張九齡開元中爲相時安祿山初以范陽
偏校人奏氣驕蹇九齡曰亂幽州者此胡鷄也及祿
山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
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
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赦之後祿山果爲亂帝在蜀
思九齡爲泣下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 按晉
王衍見石勒亦曰此胡鷄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

會勒已去後勒果反

劉疇吹笳越石清嘯

晉劉疇字王喬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泣去 晉劉琨字越石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淒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懷土向曉復吹賊奔圍而走

兄弟禍難父子忠孝

南史孝義傳劉渢字處和爲齊始安王遙光諮議後求出爲丹陽丞東昏時遙光慮見殺遂舉事召渢又

召驍騎將軍垣歷生與颯俱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
攻臺不見納及遙光敗颯靜坐圍弟縑爲度支郎亦
奔亡遇颯仍不復官去颯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避死
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
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嗣
聞之嘆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晉卞壺字望
之時蘇峻起兵進攻青溪壺與諸軍拒擊不能禁賊
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戰遂
死之二子珍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盱母裴
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翟
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文忠孝之道萃於一

門

朱伺接鋌敬德奪稍

晉朱伺字仲文爲廣威將軍時鄭攀馬攜等來攻壘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旣入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也唐尉遲敬德善戰能避稍每單騎入賊雖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太宗常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寇賈相解周程不校

後漢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復以爲耻還過潁川曰令見恂必手劔之恂聞不與相見曰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吾安可忘之乎光武乃召恂與復相解結反而去 周瑜程普皆爲吳孫權將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自敬服

紫芝眉宇季真風流

唐元德秀字紫芝質厚少綠飾爲魯山令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緜駕車而去愛陸渾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喫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見嘆曰見紫芝

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元明日善不幸生衰俗
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 唐賀知章字季真性曠夷
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
吝生矣元宗時仕至祕書監 後漢黃憲字叔度陳
蕃嘗謂曰暮月不見叔度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

削橐戴胄焚章馬周

唐戴胄事太宗終吏部尙書所敷納緣政得失咸有
可觀奏已則削橐祕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
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
唐馬周字賓王病消渴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
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

悉陵搏虎許褚曳牛

北史何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後從平涼州以勇力帝壯之拜都幢將豎陽子卒魏志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勇力絕人漢末望壁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驚不敢取牛而走山人皆憚之後歸魏太祖人稱虎侯或號虎癡以褚力如虎而癡也

鄭渾平賊張敞責酋

魏志鄭渾字文公魏大祖時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爲
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以爲當移
就險渾曰興等被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脇從耳
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
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
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
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
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
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及其支黨遂敗後
又討靳富等賊由是山賊悉平前漢張敞字子高
宣帝時爲膠東相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

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
解散轉相捕斬國中遂平後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
尤多百賈苦之敝乃召偷盜酋長數人覘之責問因
貰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
諸偷驚駭願權補吏賦敵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
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赭赤土也吏
坐里閭闕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
行法罰由是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渠牟偏任王伾褒寵

唐韋渠牟爲人佻躁以儉巧中德宗意權佯人主召
崔芊王茅山起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伾爲

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於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
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 唐王伾以書待詔翰林
顧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伾本鬪茸貌莖陋楚言
無宅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爲所禮
至出處又不及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伾至
楠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

社稷蔣琬別駕龐統

蜀志蔣琬字公琰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
先主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大
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
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察之先主

乃不加罪但免官後事後主官至大司馬 蜀志龐
統字士元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
治免官吳鼎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
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
之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素屏賜玠白扇餉孔

魏志毛玠字孝先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後爲太祖東
曹掾以儉率人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
風素凭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
南史孔靈產宋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
元徽中爲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

沈攸之起兵靈產自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
冥數而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
麓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侯餉之白羽扇素隱几曰
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

毀君爲功結轂取重

戰國策孟嘗君奉夏侯章以駟馬百人之食過之甚
懽夏侯章每言常毀孟嘗君孟嘗君怪之夏侯章曰
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以駟馬百人之食我無
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君以爲功也君所以得爲
長者以吾毀之也前漢張釋之字季文景帝時爲
廷尉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

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令釋之結之釋之跪
結既已人或責王生獨奈何廷辱廷尉王生日吾老
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故吾
聊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二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三

唐明友悌漢文不容

唐元宗爲太子常製大會長枕與諸王共之謂之五
王被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
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伯樵世謂天子友悌古無
有者又書賜兄憲等曰魏文帝詩云身體生羽翼寧
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頃因暇選仙錄得神方云餌
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 前漢孝文卽位
時高帝子惟孝文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爲
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赦死廢處
蜀嚴道邛郵乃遣長載以輜車王乃不食而死上聞

十七家學考卷一三
一
之悲哭民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
二人不相容刺上不能以衣食與兄弟共之也

成回常敬机汜甚恭

說苑成回學於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
曰回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
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
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
君子哉 說苑魯有恭士名机汜行年七十甚恭冬
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行參行必隨坐必危食
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之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形坐尙

有差跌食尙有哽噎鴻鵠高飛矧繳尙加之虎豹爲
猛人猶食其肉席其皮譬人者少惡人者多年七十
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爲恭

雲聞拜相舒知爲公

南史范雲字彥龍嘗與梁武同宿顧暲之舍暲妻方
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
以見歸後武帝卽位拜雲爲僕射 晉魏舒字陽元
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
也女也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
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
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後果然又曹魏時華歆亦

然

劭責厨人臻呼儀同

隋王劭字君茂齊時爲太子舍人自志學及老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爲僕從噉劭弗之覺惟責肉少數罰厨人厨入以情白劭劭復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仕至祕書少監 隋劉臻高祖時進位儀同三司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皇太子學士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還家旣扣門臻謂至訥家乃據鞍

呼劉儀同其子迎門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
力悟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詒耳然精於兩漢書時
人稱爲漢聖

辛勉引藥李業飲毒

晉辛勉字伯力懷帝時爲侍中及洛陽陷劉聰將立
爲光祿大夫勉不受聰乃遣齋度齋藥酒逼之勉曰
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哉引藥將
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 後漢李
業字巨游隱迹王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欲召爲博
士業稱疾不起述羞不致之乃使伊融持毒酒以劫
之業辭志不屈遂飲毒而死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

王述擲卵謝密投局

晉王述字懷祖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下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乃內口中齧破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不應而壁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南史謝密字宏微宋文時爲侍中寬博無喜怒末年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卮者友人悟乃殺之密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其歲終

丕敬易衣林卿變服

隋丕朱敬卽丕朱榮族子也齊武帝韓陵之捷盡誅

尔朱氏做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竄而走至
大街見童兒羣戲者做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
而遁追騎尋至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暮由
是得免遂入村哀投長孫氏家藏於複壁二年又黜
急乃詐爲道士變姓隱嵩山後歸周太祖至隋文時
封邊城郡公卒前漢叩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
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又殺婢壻埋長
陵家舍長陵寺何竝恐其爲變警兵馬以待之竝自
追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
代乘車從童其身變服從間徑馳去竝心知已失林
卿乃斷奴頭以爲林卿林卿因亡命後成帝太后以

十一
善何竝邛成卽宣帝王皇后也

昇嘆白鬚備悲髀肉

卽宣帝王皇后也

卽宣帝王皇后也

五代史南唐李昇字正倫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四年封東海郡王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邱謀禪代齊邱以爲未可請顯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刺史至天祚三年楊溥遂傳位於昇

九州春秋曰劉備往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恠問之對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

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趙襄賞赫晉文次狐

說苑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
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抱厄之中
不失臣主之禮者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仲尼
聞之曰趙襄子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
敢失君臣之禮矣 說苑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
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叔狐見咎犯曰吾從
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忘我歟
咎犯以告文公曰我豈忘是子哉夫以道德使我爲
成人者上賞也以禮義使我不爲非者次賞也勇壯

強禦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又次賞也三行之而後勞
苦之士次之則是子爲首矣周內史叔輿聞之曰女
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女公當之矣

代作帝師襲爲名儒

范曄後漢論曰伏生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
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
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伏氏謂伏
生以後至伏湛也桓氏謂桓榮及子郁郁子桓焉孫
桓典皆傳家業

世南寫傳蔣父誦圖

唐虞世南善書帝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

世南昭疏之無一字謬。唐蔣乂進司勳員外郎憲宗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剝題文漫缺行才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遠召乂至答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嘆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也。

曠兄奧境徐知真師

唐徐曠字文遠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於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六經明左氏春秋時者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所未見者尙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詰嗟嘆其能。北史徐

遵明字子判幼孤好學師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
年便辭去又師張吾貴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
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
田猛畧就孫買得受業一年後欲去之猛畧曰君年
少於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
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後教授門徒海
內莫不宗師

承宮推禾子幹與稻

後漢承宮字少子嘗避亂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
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古
是顯名位至侍中 吳志鍾離牧字子幹少居永興

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認之牧曰本以
田荒故墾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紫獄欲
繩以法牧力救之民乃獲免民遂舂稻米得六十斛
還牧牧閉門不受

朱伺能忍元璿折誚

晉朱伺字仲文有武勇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

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
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珉又問
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惟當
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爾珉大笑後以討賊

累加功至廣威將軍

唐鄭元璿字德秀突厥提精

騎數十萬自將攻太原詔元瑋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瑋隨語折謂無所屈乃數其背約誼利愧服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步

効秦折巾慕信側帽

後漢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契訓士類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北史獨孤信周文時爲秦州刺史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大信任之嘗因獵日暮馳馬入秦州城其峭微側詰且而吏人有戴帽者

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鄰境及上庶所重如此

庾袞過恭劉璉立操

晉庾袞字叔襄事親以孝稱常躬親蓐褥以給供養
與弟子植籬跪以長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
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及麥熟穫者已畢
而採摺尙多袞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摺也
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
拾椽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後舉孝廉
秀才清白異行皆不就 南史劉璉與友人孔徹同
舟入東徹留日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
兄璉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璉

惟其久璉曰向束帶未畢其立操如此

周興大瓮元禮鐵籠

唐周興者萬年人少習法律爲秋官侍郎屢決刑獄
文深峭妄殺數千人後有人告興與邱神勣謀反詔
來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
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瓮熾炭周之何事不
承俊臣乃命取瓮熾火徐謂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
叩頭伏罪詔誅神勣而省興嶺表在道爲讐人所殺
唐酷吏索元禮胡人也武后時上書言急變召對
擢游擊將軍爲推使卽洛州牧院爲制獄作鐵籠擊
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苛猛復受財收下吏不

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乃服弄死獄中

戎嶠悴貌良伯毀容

晉王戎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碁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後漢戴良字叔鸞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美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後不仕以壽終

楊收辨角承冑知宮

唐楊收字藏之耕潞陽得古鍾高尺餘收扣之曰姑洗角也既剗拭有刻在兩轡果然懿宗時爲相後以罪貶死 唐李嗣真字承冑高宗時爲太常丞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屍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

神竭于頌精盡於弓

唐崔融字安成武后特授國子司業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名手敕委之其浴出賣圖頌尤工漢武后哀册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

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弓九年來見公曰爲弓
亦遲對曰臣之精盡於弓矣虛弓而歸三日而死公
張弓登臺東西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
餘力挽勁飲羽於石梁

劉詞枕戈陶侃運甓

五代史劉詞字好廉以功遷沁州團練使徙房州歲
餘爲政不苛撓人頗傾之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
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
習若一惰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乎歷仕唐晉漢周
世宗時卒 晉陶侃字士行以功封柴桑侯在州無
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十一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
此類也

阮咸莫辨錚于罕識

唐元澹字行冲進太常少卿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
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易
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北史斛斯
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兼解音律樂有錚于者近代絕
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之曰此錚于
也衆弗信士亮遂依于寶尚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
極清衆乃嘆服士亮仍取以合樂焉仕周拜司樂下
大夫

何知銅斗澄明服匿

南史何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開元武湖過古塚塚上得一銅斗有柄又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塚外一在塚內時三台居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南史陸澄字彥深爲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十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倣還厨梅玳納解橋

唐蕭倣爲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

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劑做知趣市還之 唐柳玭
爲嶺南節度副使屢中橋熟既食乃納直於官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三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四

項羽破釜孟明焚舟

史記楚懷王使項羽爲將軍伐秦羽引兵渡河皆沉
船破釜旣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大
破秦軍 史記秦穆公三十三年使孟明視等襲鄭
侵晉晉襄公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後復
使孟明視等伐晉又不利三十六年又使伐晉渡河
焚舟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君子曰秦繆公之與人
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蒼樂爲善邈暢清修

後漢東平憲王蒼光武子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

雅有智思顯宗嘗問處家何等最樂蒼言爲善最樂
帝甚愛重之晉書徐邈武帝時爲中書侍郎嘗詣
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誼譁會稽王道子問曰君時
有暢否邈曰陋巷書生唯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
以邈尙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鄭泉酒船陳暄糟邱

吳書鄭泉字文淵博學嗜酒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
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往而啖
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孫權以爲耶
中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成
土幸見取爲壺實獲我心矣南史陳暄嗜酒無節

操與兄子秀書共畧曰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速營糟邱吾將老焉仕至散

騎常侍

季珪破雞仲文放牛

南史傅琰字季珪仕齊爲山陰令時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 隋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爭牛州郡久不能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怨杜家自若

仲文乃詞詰杜氏杜氏伏罪又顧憲之亦然

佯譽申生詐愛魏女

史記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申生以姬子
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
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
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
欲立其子後果譖申生以爲欲弑父而申生自殺及
獻公卒晉國遂亂詐愛魏女事見魏女掩鼻第十

卷

澄蘇石弑扁起虢子

晉佛圖澄天竺人少學道妙通異術永嘉四年來適

洛陽後歸不勒勒有愛子斌暴死將殯勒嘆曰朕聞
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刻乎乃今告澄澄取
楊枝沾末酒而呪之就執石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
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 史記
扁鵲姓秦名越人時過號值號太子死扁鵲曰太子
死所謂屍壓者也乃使弟子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
五會有間太子蘇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
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
起耳

元瑜具草竇王論事

典畧曰阮瑀字元瑜魏太祖常使瑀作書與韓遂時

太祖適近出瑀隨後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
擧筆欲有所定而終不能增損 唐馬周字賓王爲
中書舍人善敷奏太宗每日我慙不見周卽思之岑
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
聽之纏纏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喜蒙能食恐素不死

吳志呂蒙爲孫權將禽關羽有功後疾發權迎置內
殿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又恐勞動常穿壁
瞻之見少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
不能寐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
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權哀痛甚爲之降損

隋楊素字處道專以智詐自立阿諛時主官至司徒封楚國公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煬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旣寢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嘗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

騫辟唐彬統愛盛暹

少淵于太子長

晉唐彬字儒宗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如卿亦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

卿受蔽賢之責矣。吳志凌統字公績爲孫權偏將
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便槩大節有過於
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
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

勇慚行本秀憚元巖

隋劉行本拜太子少庶子太子勇虛襟欽憚時唐令
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教內人行本
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
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太子嘗欲行本乘馬而觀之
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
下以正道非爲作弄臣也太子慙止後卒上甚作惜

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時
左庶子裴政亦然太子廢上亦聞有此言 隋元巖
字君山高祖子蜀王秀鎮益州年幼選巖爲益州摠
管長史輔之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憚之
每循法度巖卒後王漸以非法得罪上曰元巖若在
吾兒豈有是乎

伴食懷慎隨駕子潛

唐盧懷慎開元初與姚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故
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然清儉不營產業
雖貴妻子猶寒飢旣寢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臨別執
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

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 唐盧藏用字子潛始隱終
南少室二山累進尚書右丞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
人目爲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
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答曰以僕視之仕宦
之捷徑耳藏用大慚

蓋冰寒水李青成藍

唐蓋文達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
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竝以耆儒開門受
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抗
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
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

太宗時仕至崇賢館學士 李除事見第十卷何假

百城注

珪母具酒宗親廣被

唐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誠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竟日喜曰一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晉孟宗幼時其母爲作十二幅被鄰母問其故母曰小兒宗恐朋友不顧故作其被廣以招賢

惰記障面奉識半視

北史楊惰字遵彥聰明強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

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
猥賤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
經見我不下以方扇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
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仕至特進驃騎大
將軍 後漢應奉字世叔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
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竝下爲郡決曹吏行部
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
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又年二
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
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卽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
識而呼之

推萬落牀曳遐墮地

晉謝萬字萬石嘗與蔡系并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
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
定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
意時以此稱之仕至散騎常侍 晉裴遐善言元理
音辭清暢常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
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
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

胡服鬲恩夷稱慈惠

後漢种鬲字景伯順帝末爲益州刺史得百姓心遷
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界上遼東烏桓反復轉遼

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後匈奴寇并涼
二州桓帝擢爲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
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
郡縣者悉遣還之由是羌胡歸茲莎車烏孫等皆來
順服嵩乃去燧燧除侯望邊乃晏然無警仕至司徒
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之舉國傷惜單于每
入朝賀望見墓墳輒哭泣祭祀 魏志倉慈字孝仁
爲渤海太守抑挫權右拊恤貧羸先是屬城獄訟衆
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
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曰西
域雜胡欲來貢獻而中原家豪族多逆斷絕旣與質遷

欺詐侮易胡常怨望茲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還所
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灯見物與共交爭使吏
民護送道路由是民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
諸胡聞之發哀又爲立祠

鄭發墨守秦攻長城

後漢鄭元字康成隱修終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
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
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又著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
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
深我矛以伐我乎一唐書秦系字公緒與劉長卿善
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

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貫之辭縑思復封綾

唐韋貫之沉厚寡言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
室居無所笑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窮
餓死豈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唐
韓思復字紹出家素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舉
秀才高第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兆性瓘以百綾餉
思復思復方並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赤眉異破黃巾嵩平

後漢馮異字公孫攻赤眉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
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口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

一 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
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亦眉不復識別
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靈帝
時張角賊眾皆着黃巾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京
師震動嵩與朱雋討之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
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
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合賊依草結營易爲
風火其夕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苕乘城使銳士
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因鼓而奔其陣
賊驚亂奔走其後遂平黃巾威震天下 西漢
免勸偃革植不知兵

唐蕭悅字思謙相穆宗初兩河底定悅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歡帝偃草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成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旣而籍卒連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葵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唐崔植字公修穆宗時位宰相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請旅寒願得官自効曰訴于前皆擲不與及遣張

洪皓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
矣天下尤之植內慙罷贊曰植輔政富有爲之時無
經國才縱虎狼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爲天下笑君臣
勃謬其謀惜哉

晉卿步縣師範拜令

唐苗晉卿潞州壺關人累進吏部侍郎爲太守嘗入
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曰公門當下
況父母邦乎時美其恭 唐王師範青州人父恭武
爲平盧節度使父卒師範年十八自稱留後喜儒學
孝謹於法無所私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
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延中乃出或諫不

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

布囊王孫儉葬沐竝

前漢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累千金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死則爲布囊盛屍人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友人祁侯以書止之王孫曰吾羸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或今日入而明日發掘此與暴骸於中野何異

魏略沐竝字德信魏時爲濟陰太守召拜議郎年六十餘豫作終制誠其子以儉葬後病甚又勅豫掘塹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博治粟米之奠又戒後

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植妻子皆遵之

士思諭俗公義療病

南史顧憲之字士思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椁尤貴悉裹以簣席弃之路傍憲之乃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殮葬其家人絕滅者卽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士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家剖棺水沈骨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隋辛公義高祖時爲岷州刺史士俗畏病若 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

養病者多死公義乃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昇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卿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市藥爲迎鑿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草人呼爲慈母

隱甫不屈挺之負正

唐崔隱甫元宗欲以爲相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常見

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詰他日又問對
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其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
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 唐嚴挺之爲
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張九齡同輔政九齡
欲引挺之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願其爲人
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之贊曰嚴挺之拒
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
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

士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四

士表卷之十

昔年二月

樂田不肯

其三五非

涉四國之

尚善之

傷之

收

百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五

訂歎梁稷陸王鑑霜

南史劉訐與族兄歎竝履高操隱居不仕族祖劉孝
標嘗曰訐超超越俗如天牛朱震歎矯矯出塵如雲
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 南史陸慧曉
傳廬江何暝嘗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昭
然王思遠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寶錄

張晒米耗柳笑孟亡

南史張率字士簡爲新安太守性寬雅嗜酒於家務
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
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終

不研問 唐柳公權字誠懸善書凡公卿以書賜遺
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孟孟一筒滕識如故
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孟羽化矣不
復詰唯研筆圖籍自編祕之

李臬發廩鄭默開倉

唐宗室李臬字子蘭爲温州長史俄攝州事州大飢
發官廩數十萬口賑餓者傳吏叩庭請先以聞臬曰
人日不再食且死可俟命後發哉苟殺我而活衆其
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許開 晉鄭默字思元爲
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
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褒嘆比之汲黯

祖言被襪君游布囊

晉陸納字祖言爲吳興太守至那不受俸祿頃之召拜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自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立有被襪而已其餘竝封以還官

後漢張堪字君游光武時爲蜀郡及

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歎息乃召堪會病卒

崔碣發姦真卿辨獄

唐崔弼字東標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雇助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既占揚驚曰乃夫死不還矣乃陰以百金射媒者請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他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間里往見妻乾夫怒斥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嘆遂失明弼之來可久陳冤弼得其情敕吏掩乾夫并前吏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滯滌獄決而霽都人相語歌舞於道唐顏真卿字清臣爲監察御史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

兩郡人呼御史雨

范蠡舟人莊重申叔

雜記晉卿范獻子殺晉大夫欒支後欲出游懼支之子報也行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欒支之子乎舟人曰君還晉修晉之政令欒支子其若君何君若出人無度不修國政我舟中之人與支子無異獻子遂以田萬畝賜舟人以貴其言史記楚莊王以夏徵舒殺陳靈公遂率諸侯伐陳誅徵舒已破陳卽克之羣臣畢賀楚大夫申叔獨不賀乃諫曰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召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今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靈公太子午立之是

爲陳成公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楚亟王輕千
乘之國而重一言

奴愛蕭才都化陽德

唐蕭穎士字茂挺四歲爲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
覽卽誦天寶初補祕書正字有奴事穎士十年嘗楚
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愛其才也 唐卓行傳陽
城字元宗謙恭簡素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歲飢
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效都兒化其
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
椀乃受

火浣魏疑鰓鬚修卵

搜神記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出上有鳥獸草木皆生炎火中或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臬則其鳥獸之毛也漢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無之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至齊王景初三年西域使至獻火浣布於是毀滅此論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詔修鰓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有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策辨魏鼎鄭悟漢銘

五代史張策字少逸少聰悟好學父同居洛陽後并

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
策時年十三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
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
同大驚異之仕梁至刑部尚書唐鄭欽悅開元中

爲右補闕內供奉通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
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匄服黃
鍾啟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
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
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
升之寫以授欽悅欽悅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
三十里而日卜宅者廋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之

日辰旬年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田大同四年却求漢
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也葬以三月十日庚寅
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乙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
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
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
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三
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二四百圯升之
大駕服其智

賜絹市書給麻爲緡

唐隴西恭王博父高祖兄蜀王湛之子也高宗時累
遷禮部尚書驕侈不循法度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爲

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況親戚乎王等昵
小人專爲不軌生王與墳不學何以爲善哉各賜而
書道二百二以媿切之然不自克也 唐滕王元嬰
高言子也思人荊史驕縱失度高宗常賜諸王綵五
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
給麻二車助爲錢糴二王大慚

守素肉譜劉芳石經

唐李守素爲天策府舍曹參軍通姓氏學世號肉譜
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尙相酬對至北地
則笑而不答嘆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舍曹此名
豈雅目耶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

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

北史劉芳字伯

友持精經義博聞強記齊勃王肅來奔嘗言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無笄芳曰俱有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發男子婦人冠笄之不同也又社尊故奪其笄且五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女有笄明矣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號爲劉石經

顏固巴郡峻守葭萌

蜀志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將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張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蜀志霍峻字仲邈爲先主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等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圍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終數百人伺其怠

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嘉其功以峻
爲梓潼太守

韋澳行法元紘書判

唐韋澳字子斐爲京兆尹宣宗舅鄭光延主產吏豪
肆不輸官賦澳逮繫之他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
姦狀且言必冀以法帝曰可貸否曰陛下擢臣尹京
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人白太后日是
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迹 唐李元紘
字大綱爲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
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吏竇懷真入
驚趣改之元紘大書判後日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安世隱過丙吉揚善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翻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耶滯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汚衣冠告署讒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前漢丙吉字少卿宣帝時爲丞相於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人將復何所容身此不過汚丞相車茵爾遂不去後卒得馭吏力吉乃嘆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也

五鹿折角日用北面

前漢朱雲字游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
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
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辨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
不敢會有薦恕者召入既論難連拄刺五鹿君故諸
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以雲爲博士

唐武甄字平一中宗時爲考功員外郎初崔日用自
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
一日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平一乃請所
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柰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
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也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
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

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
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
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
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
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

徐政不辱陳判無怨

唐徐有功名宏敏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恕不忍
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
代不辱一人 後漢陳寔字仲弓先爲太邱長後歸
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
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

樂毗奉法張陵報恩

隋樂毗字子謙開皇中楊素薦爲華州長吏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後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爾卿奉法素之望也又按晉郤詵糾崔洪事亦然後漢張陵字處冲官至尙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戴劍入省陵呵叱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

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宋德可仰真名得聞

晉宋纖字令艾敦熈人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不應州府辟命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梯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百求酒泉太守馬以其威儀鳴鑼造焉纖高擗_之閣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卒後諡亢虛先生後漢逸民法真字高卿順帝前後四召之不就遂深自隱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

百世之師矣乃共刊石頌之號元德先生

羣猶慙長昶不及孫

後漢陳寔爲太邱長子紀爲大鴻臚卿孫羣爲魏司空天下以公慙卿卿慙長又魏書言寔德冠當時紀名重於世而羣佐魏有功時亦稱爲長者 晉王承字安期昶之孫湛之子昶爲魏司空開濟識度湛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承清虛寡欲不飾文辭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如父

玉在石間鶴入雞羣

世說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玉珠在瓦

石間 晉稽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山濤
薦於武帝遂召爲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於礪人中始見稽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
君復未見其父耳

曹仁突圍張遼虜

魏志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爲征南將軍留屯江
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
仁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衆少
遂爲所圍仁乃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直
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不未盡出仁復直還突
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左右嘆曰將軍真

天人也三軍服其勇 魏志張遼字文遠爲盪寇將

軍將七千餘人屯合肥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
遼乃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餘人椎牛饗將士明日
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將二
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
登高冢以長戟自守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
遼左右摩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
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
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
修守備衆心乃安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傅子曰
曹仁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

是儀無過牛洪盡禮

吳志是儀字子羽孫權時爲尚書僕射未嘗言人之短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慝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嘆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 隋牛宏字里仁仕至光祿大夫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宏一人而已

疏獻王洸水餞趙軌

北史齊彭城景思王洸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後封彭城王又召爲侍中有老公數百人具饌

曰自殿下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殿下唯飲此
澠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滋重其意爲食一口後
年三十二爲賊所害朝野痛惜焉 隋趙軌雒陽人
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在州四年有治績召入朝父
老相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故不敢
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而飲
之史臣曰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潛遺青土攸飲吳水

類林裴潛字文行三國魏時人罷南陽太守空手而
歸嘆曰恨不取少青土用以封書又每之官不將妻
子妻子貧織藜苳自供 晉鄧攸字伯道元帝時爲

吳郡守載米之郡不受俸祿唯飲吳水而已晉陸納亦然

操之算盡子季德延

晉王操之與弟獻之俱病篤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操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今君算亦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操之奔喪不哭月餘亦卒南史何胤字子季初爲中書令後隱居若邪秦望山起學舍聚生徒嘗有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有德可延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妻死子季疾瘳年八十六

馮擊莎車傳報樓蘭

前漢馮奉世字子明宣帝時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國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與畝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帝問欲封奉世獨蕭望之以奉世擅矯制違命卽封之開後奉使者發兵要功爲國家生事遂止 前漢傳介乎北地人先是龜茲樓

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國因詔令責之既還奏事訖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介子賫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于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上下詎慕之言其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封義陽侯

劉寬葦枝伯謙皮鞭

後漢劉寬字文饒桓帝時爲南陽太守溫仁多恕雖
在舍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南
陽葦杖出文選沈休文云 北史岑伯謙字士遜仕
齊爲濟北大守思信大行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
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拓萇不笑范粲何言

北史拓跋萇性剛毅雖有喜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
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
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

山當爲朕笑終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
令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
晉范粲字承明爲太宰中郎景帝輔政時稱疾闔
門不出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常侍
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
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肯年八十四卒不言三
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梁王補噫公孫布被

晉梁孝王彤字子徽晉宣帝之子也嘗謂其參軍王
銓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噫以爲清
銓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仁居公補

以衣補幘以此爲清無足稱也形有慙色 前漢公
孫宏對策擢爲第一拜爲博士常稱以爲人主病不
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宏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庭詰
宏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宏位三公然爲布被此詐
也上問宏宏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誠節詐欲以
市名臣聞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
治今臣宏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天子
以爲謙遜益厚之

朱不責奴陸但遣吏

唐朱偃字龍光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行不必
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僮相詬曳仆

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卽自撓矣後封樂安縣侯
唐陸象先爲刺史嘗有小吏犯罪但示語而遣之
錄事白曰此史當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
豈不解吾言又曰天下本自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
爲繁耳但當靜之於源亦何不簡前後爲治其政如

王鳳擅權子威忠義

前漢谷永字子雲時成帝初卽位委政大將軍王鳳
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以鳳爲有申伯之忠
由是擢永爲光祿大夫 前漢王商字子威成帝時
爲丞相爲人多質有成重與王鳳有隙又張匡言商

殘賊不仁左將軍史丹等奏商位三公執左道以亂
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帝素重商勿治罔爭之於是
免相三日病薨商死後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無罪
言鳳專權蔽主云魏志武帝下令曰昔直不疑無兄
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世謂之搗婦翁
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
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

砮榱椽材儉棟梁氣

晉褚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
鞭之砮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
令乃捨之後年垂五十羊祜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

至安東將軍 南史王儉字仲寶愍侯儉綽之子幼
篤學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
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後仕宋至開府
儀同三司改領中書監察掌選事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五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六

孟光操作少君挽提

後漢梁鴻字伯鸞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
曰擇對不嫁年二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
聘之及嫁乃作隱居之服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
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乃其人霸陵
山中以耕織爲業而隱焉 後漢鮑宣妻桓氏之女
也字少君嫁時裝遣送資財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
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
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
唯命是從乃悉歸侍女服飾更著短衣裳與宣其挽

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瓮出汲宣哀帝時官至司
隸校尉子永魯郡太守永子昱問少君曰太夫人寧
復識挽鹿車時否對曰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
忘乎

吉歸男物崇還泰兒

前漢丙吉字少卿陳留有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
有女已適人其妻死後又娶妻生子數年翁死前妻
女欲恡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郡縣不能
斷聞於臺省吉爲廷尉出決疑獄曰吾聞老人之子
不耐寒日中無影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均以單衣
諸小兒不寒唯老人之子色變又與諸小兒月中行

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判財物歸於男坐女誣母之罪
事見類林又按南史言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九
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在第四十二卷中 北史李
崇字繼長後魏宣武時都督淮南江西諸軍事先是
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
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
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
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
卽號咷奉伯咨嗟而已崇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
泰伯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李邕了辨士正無遺

唐李邕字太和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祕書嶠曰祕書萬卷豈時母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嶠嘆服北史裴諷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常從景帝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興不卹諱雄不問時

後漢趙興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策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子孫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後漢順帝時廷尉吳雄起自孤

宦致位司徒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輒辦不問時日盤巫皆言當赦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

傅縡操心高獲受性

南史傅縡字宜事陳後主時爲通事舍人爲施文慶等所譖下獄縡素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言後主酒色過度宦寺弄權辭多訐直後主大怒頃之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臣面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益怒賜死獄中後漢高獲字欽公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歐陽歙歙下獄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赦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欽公朕欲用子

爲吏宜改性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
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

醜茂言善子羽名振

左傳曰叔向適鄭醜茂貌惡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
向聞之曰必醜茂也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
失子矣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
爲才薄旣而受業名振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
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鮑魚非禮邪蒿不正

賈誼書曰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公
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

太子哉 北史儒林傳邢峙字士峻仕齊爲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繚纏拜國子博士

解械妊身宿獄懷孕

東觀記鮑昱字文泉光武時爲泚陽長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旌身有子 後漢吳祐字季英爲膠東侯相有仁政時安邱男子母邱長與母俱行

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
得之祗問長有妻子乎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邱
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
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
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
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縊而死

埋牛茂遠瘞鹿裴寬

南史傳昭字茂遠仕梁爲散騎常侍性尤篤慎子婦
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與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
則不可取而埋之其不負暗室如此又人有暑月薦
魚昭旣不納又不欲拒遂委于門側 唐書裴寬爲

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壻休日登樓見人於後
園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召問之答
曰寬義不以苞苴汗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
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以女妻之
寬後仕至禮部尙書

子林降彭黃巾避袁

後漢獨行傳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爲州從事時
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
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
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
信卽殺弩中修者餘悉皆降散曰自爲彭君故降不

為太守服也 後漢袁閎字夏甫延熹末年黨事將
 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母老不宜遠遯乃築
 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屬納飲食而已潛身十八
 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
 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
 卒於土室

情好備亮不負瑾權

蜀志先主與諸葛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
 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羽飛乃止元德先主劉備字也諸葛亮後謚為武
 吳志諸葛瑾字子瑜亮兄也孫權封為宣城侯武

言瑾別遣親人與劉備自閬摧曰孤與子瑜有不負子瑜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摧字仲謀

蘇瑀止盜王渙誅奸

北史蘇瑀字珍之爲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瑀至奸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獲從此百姓畜牧云但存府君其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北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後漢循吏傳王渙

字稚子初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奸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

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兖州刺

史夫

楊修俊才張尙辨捷

後漢楊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嘗
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
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廉察
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患遂因事殺
之 吳志張尙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辨捷見知擢
爲侍中中書令皓使尙鼓琴後宴言次因道晉平公
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以爲
諭已不悅又吳紀曰皓嘗問汎彼柏舟二楫中舟乎

尚曰詩言檜楫松舟亦松中舟又問鳥大者爲鵠小者爲雀乎尚曰大者有禿鷲小者有鷓鴣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至恨後問孤飲酒以亢誰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子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發怒收尚送建安作船久之不就加誅

借主厭衆斬奴明法

曹瞞傳曰魏太祖嘗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以小斛量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唐竇軌以戰功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既貴益嚴酷嘗

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旣而悔焉曰要當
借君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寃監刑者疑不時決軌
并斬之

徐寫甘蔗書柿葉

南史徐伯珍字文楚少孤貧學書無紙嘗以竹箭箬
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後尋究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
守加禮辟應召便退 唐鄭虔爲廣文館博士善圖
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
日取葉隸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開元
皇帝大書其尾鄭虔三絕

李心劔戟平腹鱗甲

北史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險峭時人語曰斂收
森森李義深後爲梁州刺史好聚斂被禁止卒於禁
所蜀志都護李平字正方表後主說諸葛亮軍僞
退欲以誘賊與戰遂坐誣罔見廢後諸葛亮與蔣琬
董允書曰陳孝起前謂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
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
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文饒下駕卓茂挽車

後漢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
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
之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

里服其不校 後漢卓茂字子康前漢末時辟丞相
府吏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日子亡馬幾
何時對曰月餘日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
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
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管蘇犯我申侯順吾

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
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
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
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文德菜茹季偉草蔬

南史樂頤之字文德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
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
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仕至郢州中從事 後漢茅容字季偉陳留人郭林
宗至其家寓宿且曰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
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
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獻之大字應用細書

晉王羲之字子敬工草隸善丹青嘗書壁爲方丈大
字王羲之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 江南錄史應用
善寫細字微如毛髮當於一錢內寫佛家心經及於

麻紙上寫一經書又於一粒麻上書國泰民安四字
入欲讀之須瞪目良久乃辨凡書時於闇室中向陽
獨開一竅如錢大因映其明方能寫之咸平五年爲
吉州永新令後以貪慾受賂敗

偃不草麻諒固執節

唐韓偃字致堯昭帝時爲兵部侍郎進丞旨宰相韋
貽範母喪詔還位偃不肯草制學士使馬從皓逼偃
求草偃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偃曰
吾臆內署可默默乎後姚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偃
頗甚 晉忠義傳王諒字幼成時新昌太守梁頊車
威交上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

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修湛行州事承興
三年王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謂諒曰修湛梁碩皆國
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到州執修湛斬之陰謀誅碩
使客刺之弗克遂率眾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
未至諒敗碩逼諒奪其節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
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恨十餘日憤恚而死碩據
交州酷虐終爲侃軍所滅

瑪誠卧吹瑜知音闕

唐李瑪元宗兄憲之子也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
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且識之曰何故卧吹
笛工篤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少是

未可彈五十四絛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
上順鼓曰瑟云吳志周瑜字公瑾爲孫權偏將少
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
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趙達精算孔奕明察

吳志趙達精算術能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嘗過
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如何達因取
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
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
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遂出酒酣飲晉孔
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人門奕

遙呵之曰人餉吾爾鬯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
鬯果是水或問何以知之爽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
有輕重之異故爾在官有惠化而卒

韓賀爭功渾濬陳伐

韓擒虎與賀若弼伐陳遂平金陵至京弼與擒爭功
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遂平
陳國韓擒虎畧不交陣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
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
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兵不血刃直取金陵傾其巢
穴弼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啟關納之斯乃救罪不暇
安得與臣相比高祖曰二將俱合上勲晉王渾爲

安忠將軍伐吳多所斬獲吳人大震旣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渾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頗奏濬罪狀時人譏之濬亦自以功大爲渾父子所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

惠擊羊皮玢鞞圍絲

北史李惠爲雍州刺史有人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木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乃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伏罪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南史傳玢字季珪仕齊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圍絲來請玢掛則絲

於柱鞭之密視有鉞屑乃罰賣糖者

墮淚祜廟下拜駿碑

晉羊祜字叔子武帝時都督荊州出鎮南夏甚得江漢之心卒後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 晉扶風武王駿字子臧爲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善撫御有威恩徙封扶風王薨西土聞其薨泣者盈路百姓立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迪不解義善不能辭

晉劉柳爲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曰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籠矣時人重其言唐李善有雅行淹貫今古不能綴辭故人號書籠

劉娶吳女豹內薄姬

蜀志劉焉爲益州牧有異志聞善相者吳氏女當大貴焉遂爲子瑁納之後瑁死先主納吳氏爲皇后此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也前漢魏豹畔秦

自立爲王魏媼內其女薄姬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楚漢方相拒天下未定豹初爲漢擊楚及漢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自謂當

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豹以其歸國爲郡而薄姬歸
漢王後生文帝

疑參殺人信市有虎

史記甘茂謂秦武王曰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
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
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
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
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賢不若曾參大王
信臣不若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
也 戰國策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
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三曰否二人言信之乎王曰

寡人疑之矣三人言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
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爲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
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也既
行而讒言至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請言農事不對權酤

原本下句在上不協韻
注又按今更正補注

魏書高允爲著作郎太武問萬幾何者爲先時多禁
封良田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
云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萬里則田三萬七
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損益之
率爲粟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帝善之除田

禁

唐書裴諝爲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請入

計代宗召至侯殿問摧祐之利歲出紳幾何晉大不
對帝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對曰臣白河
東來涉三百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階下軫念
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卽對上前坐曰
微公言朕不聞此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六